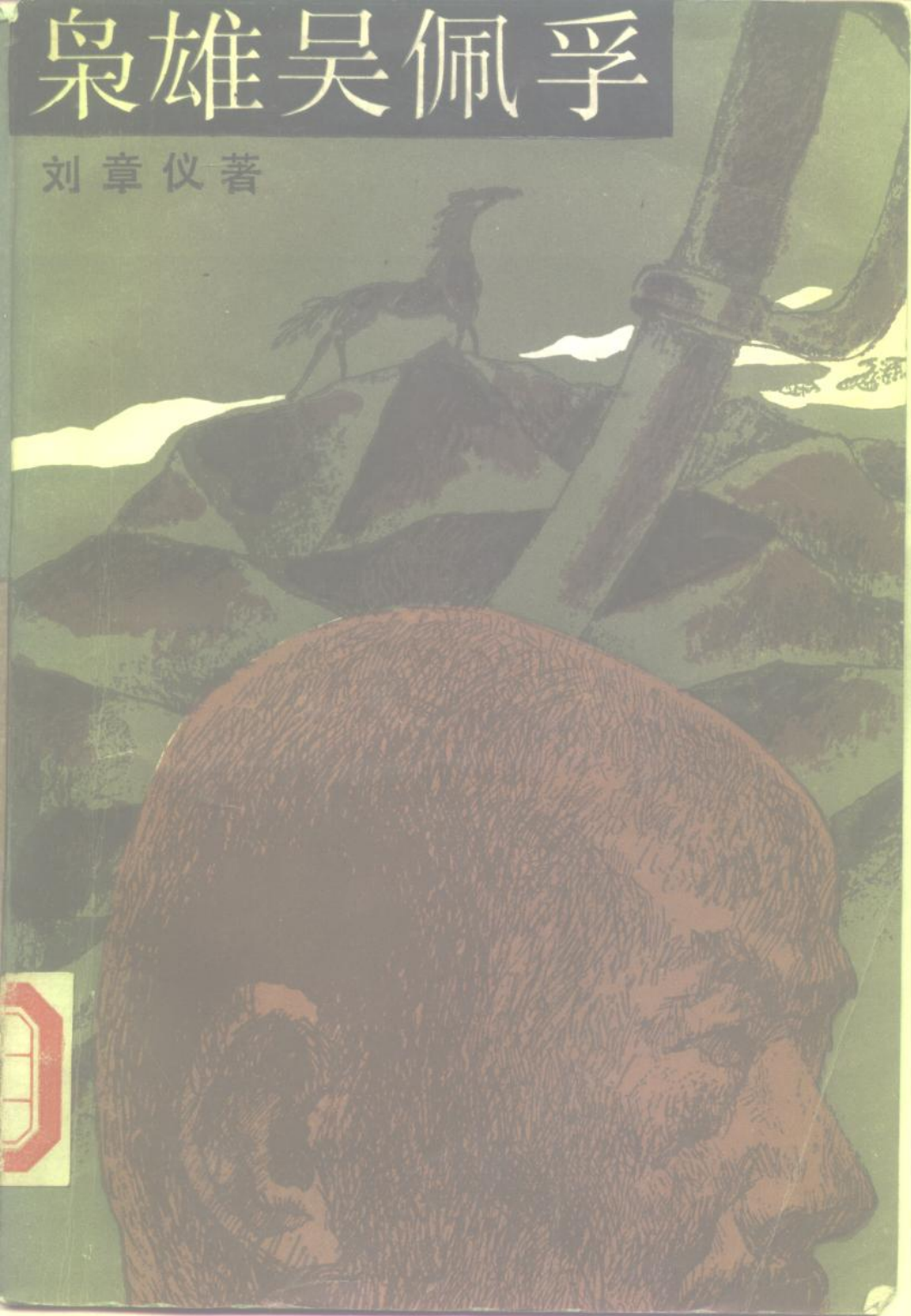


泉雄吴佩孚

刘章仪著



泉雄吴佩孚

刘章仪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插 图：谢志高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
泉 雄 吴 佩 孚

刘章仪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6.25 印张 10 插页 365 千字

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000册 定价4.20元



作 者 像

引 子

月亮被山间浮起的夜雾遮掩住了，只剩下一片朦朦胧胧的暗影。凄厉的西北风卷起枯黄的落叶，贴着山坡滚动，不停地撞击着枯枝乱岩，发出一阵阵碎裂的沙沙声。

唧唧的虫鸣中，不时有一两声猫头鹰的凄切叫声，使这一带山区显得更加空旷、荒寂。京汉铁路两旁的山峦在暗夜中象怪兽般兀立着，仿佛在窥视着谷底的秘密。

“嚓、嚓、嚓……”

一支约有七八百人的，衣履不整的队伍，沿着铁路旁的一条山道吃力地行进着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急行军，这支队伍迅速而又悄然地接近了鄂豫之交的咽喉地带——武胜关口。

“快，跟上，脚步轻点！”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道旁低沉而又严厉地呵斥着。

“呵——嚏！”不知哪个士兵经不起夜露的侵袭，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。

“咚！”不远处发出枪托捅在背上的声音。

随即又归于寂静，只听见山道上一片急促的脚步声。

一乘四人抬的漆布大轿，紧紧尾随在这支队伍后面，二十多名手持短枪的卫队在轿后担任警戒。

轿中坐着的，正是声名显赫的直系军阀魁首吴佩孚。昨夜，

这位直军大帅率领着沿途收集的残部，在鸡公山北面的柳林站刚刚歇下脚来，突然又惊闻冯玉祥的国民军逼近，他不得不命令官兵连夜开拔。

吴佩孚决定通过武胜关，进入湖北后再作打算。

忽然，一个身躯高大，略显肥胖的高级军官，从前面奔至轿前，气急败坏地连声喊道：“大帅，大……”

轿子停了下来，吴佩孚腰板挺直地坐在轿内，他的脸色有些憔悴，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仍透出一种镇定自若的威严。他怔怔地盯住前来报告的前直军第十三师师长张福来，眼神中露出对自己这位忧形于色的内弟的不满。

“大帅，”张福来用手帕擦着汗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事情不好，武胜关的守军不让我们入关。”

“什么？”吴佩孚的身子虽然未动，但心里却深深一震，这个情况使他意外，一股无名火窜上脑门，他厉声问道：“武胜关守备队伍的长官是谁？”

“听说是肖耀南的第十五旅旅长关英杰。”张福来急忙答道。

一听说是关英杰，吴佩孚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：“他不是曾在你手下干过事么，难道不念一点旧情？”

“大帅，”张福来满脸不自在，“我刚才到了他的营房，他竟然不出来见我，是一个团长命令手下士兵不让我们进关的。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吴佩孚阴沉着脸吼了一句，接着把手一挥：“走，随我去看看。”

吴佩孚走下轿来，身后一左一右跟着张福来和原十四师师长靳云鹗。二十多名精壮的手枪队尾随而行。

八百多直军官兵，在山道上原地休息。望着在深秋的季节里，有些官兵仍然身着单衣，吴佩孚心里不禁一阵怆然。他在官

兵们目送下加快了脚步。

来到武胜关前，吴佩孚从依稀的月色中，发现东面山头上的一座青砖营房门前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卫兵。铁道两旁垒起了沙袋，山坡上的掩体里，伸出了一支支黑润润的枪口，枪后是匍伏不动的密切监视着动静的鄂军士兵。如临大敌一般，使周围气氛显得异常紧张。

张福来见吴佩孚亲自出马，胆子壮了许多，他瞥了身旁的靳云鹗一眼，似乎有点义不容辞地上前几步，对着营房通报吴大帅来了。

营房里半天没有动静。突然，守卫在营房门前的卫兵一下散开，响起一阵扣动扳机的声音，张福来心里一惊，情不自禁地退了几步，空气显得更加紧张起来。

靳云鹗担心吴佩孚的安全，把他拉了一下：“大帅，您先隐蔽一下。”

“哼！”吴佩孚瞪着眼从鼻孔里冷笑一声，身子动也未动一下，随即命令张福来：“你喊话，让关英杰出来见我！”

张福来又扯起嗓门对着营房喊了一阵。

一个军官走出了营房，张福来凝神一看，依然是那个让他吃闭门羹的团长。他显出一副藐视的神色，不耐烦地喊道：“叫你们关旅长出来，大帅有话说。”

这位团长没有理会张福来，上前走了几步说道：“旅长有令，请吴大帅和靳师长上营房说话，其余人等一律静候，不准上前一步。”

张福来见没有请自己去，心里马上产生一种受怠慢和侮辱的感触，他对吴佩孚说道：“大帅，您不能去，以免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！”吴佩孚厉声打断张福来。他何尝没有考虑到危

险。但是一想到后有追兵，身旁有露宿在荒郊的八百多官兵，一种求生的本能使他不能顾忌太多，他朝靳云鹗一挥手：“走！”

“姐夫！”张福来很动感情地叫了一声，吴佩孚也未理。张福来立即把卫队长叫到面前吩咐了一番。他打算万一发生不测，就即刻带着卫兵冲进去营救吴佩孚。

吴佩孚同靳云鹗来到营房，一间简易的客厅里放着几把靠椅，吴佩孚打量了一下空空的墙壁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地坐了下来。靳云鹗站在身旁不敢就坐。

一会儿，一个满身戎装的瘦长军官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当走到吴佩孚面前时，他双腿一并，很恭敬地行了个举手礼，马上说道：“大帅，卑职关英杰军务在身，不便远迎，祈望海涵。”

吴佩孚感到时间紧迫，没作过多的寒暄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“关旅长，我亲自来这里，是要你开关放行，我要即刻到武昌督军府见肖耀南。”

“大帅。”关英杰迟疑了一下，心里对这个在山海关遭到惨败的大帅的凌人盛气很不以为然，“要我开关放行，实难从命。”

“嗯——？”吴佩孚拖长声音嗯了一声，陡地站起身来，双眼射出威严的光芒。

靳云鹗见吴佩孚发火，怕把事情弄僵，连忙上前说道：“关旅长，站在你面前的是直军大帅啊！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！”

关英杰的一双小眼显得特别灵活，充满了狡黠的光。他淡淡一笑，故意对着靳云鹗说：“靳师长，不说你也会理解小弟的难处，如果是在山海关大战之前，我决不敢挡大帅的道，而今时局多变啊！肖督军有令，大帅要进关可以，部队必须全体缴械，入关后，大帅到汉口住租界，不能过问政事。”

“住口！”吴佩孚象被一把尖刀捅了一下心口，被激怒得大喊

了一声。接着问道：“肖耀南真是这样说的？”

“一点不假。否则，卑职怎敢这样回禀大帅！”关英杰软中带硬地解释道。

吴佩孚怔怔地望着关英杰，心里百感交集。突然，他爆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。这笑声里传达出一种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恼怒和凄哀，那神态宛如一只受伤的猛虎。随即，他连连说道：“我这是虎落平川，虎落平川啊！”然后，转身缓缓地走了出去。

靳云鹗没有挪步，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。他对关英杰低声说道：“关贤弟，大帅素以忠义为本，你这次若能为大帅解围，日后定会得到报偿。”

“靳师长，”关英杰狡黠地一笑：“我现在的最高长官是湖北督军肖耀南，督军有令，我怎敢违抗！请仁兄谅解。”说着，转身大呼一声：“送客！”

倏然，营房后门奔进一列士兵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客人。靳云鹗失望地摇摇头，立即转身撵上了吴佩孚。

“大帅，怎么样？”张福来象在山坡下等了一年，见吴佩孚从营房走下来，迎上去急切地问。

吴佩孚望了张福来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此刻，恼恨、失望、压抑和沮丧的心情，织成一张又厚又重的网，网住了他的心头。

天色渐渐亮了起来，周围的山峦现出了清晰的轮廓。突然，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。望着在凄风苦雨中踟躅的败将残兵，更加重了吴佩孚的愁绪。

张福来呆呆地望着吴佩孚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靳云鹗凝神望着远处的山峰，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态。突然，他双眉一扬，脸上浮现出一种庆幸的笑意。马上走到吴佩孚的

轿旁说道：

“大帅，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了。”

吴佩孚从焦虑中抬起头来，有所期待地问道：“你说一说。”

“上鸡公山。”靳云鹗很为得意，“鸡公山易守难攻，我们可以暂避一时。”

吴佩孚垂下浮肿的眼皮，思忖片刻，断然说道：“不，不去。我就是死在这儿也不上鸡公山。”

靳云鹗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吴佩孚为什么放着这条生路不走。

见靳云鹗不解地盯住自己，吴佩孚继续说道：“听说鸡公山修了不少外国洋楼，早已成了外国人的租界。你难道忘了我的三不主张么？我曾向世人发誓，一辈子也不住租界的呀！堂堂大帅，受庇租界，有伤国体，莫可为也。”

这番话，搞得靳云鹗啼笑皆非。他既为吴大帅恪守不住租界的誓言所感动，又为他的孤陋寡闻而难过。立即劝道：

“大帅，鸡公山并非外国人的租界，山上既有洋人的别墅，也有我们中国人修的避暑山庄。我还在山上建了一栋三层楼的颐庐哩！”

“真的么？”吴佩孚心里一亮，又有点半信半疑。

靳云鹗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，我也曾听人说老靳在鸡公山修了一栋楼房。”张福来在一旁证实道。

“唔。”吴佩孚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沉吟一下，仿佛下了最后决心似的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们就在山上暂住一时吧！”

吴佩孚带着残部刚刚上到鸡公山的二道门，国民军的先头部队便赶到山下，随即枪声、炮声和呐喊声在谷底响成一片。

上山以后，吴佩孚仍然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好险！好险！”接着又马上改口道：“这叫天不灭我也！”

靳云鹗苦笑着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当西天的最后一抹晚霞融进冥冥的暮色之中后，鸡公山区显得格外宁静。座落在靳山上的颐庐，一扫往昔的冷清。现在这里是岗哨林立，戒备森严。楼内，灯火通明，人影幢幢，一片紧张而又肃穆的气氛。

吴佩孚上山之后，将临时司令部设在了这座高大宽敞的颐庐里。

在三楼的宽大阳台上，吴佩孚正舞动着那把心爱的龙泉宝剑，做着每日必做的健身晚课。当他将剑刃轻缓地绕过周身，双手将剑柄握在胸前，猛地往前一刺，做着仙鹤指路这个动作时，他陡然感到手脚一阵酸软，全身冷汗一炸，不得不把手中的剑停了下来。

吴佩孚用左手的无名指和中指轻轻抚过寒光闪闪的宝剑锋刃时，禁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心里说道：“剑还是那把剑，人却不是那时的人了啊！”

龙泉宝剑平卧在吴佩孚的手心里，他那一双浓眉下的锐眼，此刻微微地眯缝着，细细地打量起这柄随他征战多年的宝剑来。眼光中既透出新败后的不服和忌恨，又含有几分韶华易逝的感伤。

这柄宝剑的黄铜剑柄上，镌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九曲盘龙。龙的口大张着，上下唇自然地形成剑的柄翼，那锐利无比的锋刃

犹如这条九曲盘龙口中吐出的长信。这是当年宏运方兴，他驻军衡阳时，当地一位前清武举的后代因赞佩他的赫赫战功而特意赠送他的。虽然民国以后的战争，刀剑代之以枪炮，但常常以关(羽)岳(飞)自诩的吴佩孚接过这柄宝剑时，真是珍爱得不忍释手。不管他的司令部设在哪里，他都要将这柄宝剑悬挂在客厅的正面墙上，以示自己的儒将风度。

吴佩孚慢慢从宝剑锋刃上抬起头来，眼中现出一种凝神思索的神色。突然，脑海中浮现出当年一剑怒劈红木桌的情景。

那是在民国七年，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了军政府，公开举起“护法”旗帜，誓与操纵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对抗。孙中山的政治主张，得到南方一些军阀的支持，并组成湘桂联军准备北伐。此时，吴佩孚秉承段执政和冯国璋的旨意，以直军第三师代理师长的特衔率军入湘“平乱”。每遇开战，他都以青布裹头，骑马奔至前沿，督促士兵进攻。靠着他那建功立业和攫取湖南督军位置的野心，连连攻下岳州、长沙、衡阳。这一下子，原来属北洋晚辈且名不见经传的吴佩孚声名大振。北洋军阀中的同僚发狂般地赞誉他为北京政府的“南天柱石”。

这一天，他正在衡阳师部与一位部下下棋。一副意气骄盈，踌躇满志的神色。他一边下棋，一边在静候着北京政府给他加官晋级的好消息。谁知公文下达，大出他的意料。原以为湘督一席非他莫属，可是段祺瑞却将这个位置封给了皖系亲信张敬尧。只授予他援粤军副总司令和孚威将军的虚衔。这哪有一省地盘实惠。吴佩孚大为震怒，将公文撕得粉碎。他猛地一下抽出龙泉宝剑，朝红木桌上狠狠劈了下去，吓得那个陪他下棋的部下连连后退，脸色煞白。

吴佩孚的恼怒，北京政府无法得知。段祺瑞接连下令吴佩

孚率兵南下，妄图打垮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。吴佩孚冷冷一笑。他不但按兵不动，还同敌方——湘军达成停战协定。接着又公开发出“罢战主和”通电，与段祺瑞反目相向，主张南北议和。他曾在私下里说道：“这叫投桃报李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

不久，“五·四”运动爆发，段祺瑞控制下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为众矢之的。吴佩孚大喜过望，乘机在湖南发出通电，历数段合肥罪状。他顺应民众要求，公开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，主张取消中日密约，“支持”学生运动。一个被民众视为北京政府的忠实奴仆，一个被视为能征惯战、举足轻重的将军，突然举旗反段，而且那么坚决和理直气壮，一时间，吴佩孚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，同时还被一些驻华使节别有用心地捧为“革命将军”。

军事上、政治上的接连成功，使吴佩孚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。

想到这些往事，吴佩孚不禁哑然失笑，双眼露出狡黠的光焰。顿时，只觉得身上被一股奇特的力量鼓动起来。他倏地扬起龙泉宝剑，竟然左三路，右三路地挥舞起来。虽然在收住宝剑时，有点气喘吁吁，心里却颇感舒慰。他想：“以往反段之举，使我名闻遐迩，既获得了民众的拥戴，又扩充了实力。今日我败走麦城，听说张作霖又要扶段祺瑞上台，难道我不能重操旧业，伺机再次反段，使失去的复回么？哈哈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兵不厌诈啊！”

可是，当他从自我解嘲的喜悦中冷静下来，目光触及到远处的一座座孤山野岭时，心里又顿觉冷寂起来。

“报告大帅，”一个青年军官跑上阳台立正喊道。

吴佩孚侧眼一看，见是十四师的郭参谋，立即问道：“贴出去了么？”

“遵大帅之令，告示全部张贴出去了。”郭参谋额角还挂着汗珠。

“好。”吴佩孚满意地点点头，“你马上叫靳师长传喻全军将士，”说到这里，心里怔了一下，猛然省悟到如今的全军将士，几乎连一个山头都站不满了。但他还是说了下去，“我军上山休整，务必让山民各安生业，不得有丝毫干扰，违令者军法从事。”

“是！”郭参谋转身走了下去。

昨天上山时，山民们象吓惊了的兔子，纷纷逃避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再看看自己的部下，一个个衣衫褴褛，身上还满是战火留下的烟痕，惶惶如丧家之犬。他知道老百姓对这样的部队是不会有好印象的。为了稳定民心，更为了稳定军心，吴佩孚不得不马上下令撰写布告，四处张贴。

望着郭参谋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，吴佩孚心里颓然叹道：“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日啊！”

天色慢慢黑了下来。他捧着宝剑，望着幽暗的远方出神。一阵呼啸的山风吹过，对面山上的松林里，发出一阵阵震人心魄的松涛声。

吴佩孚凝神静听着。忽然，这一阵一阵的松涛声，在他脑海里幻化成一片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掌声。他甚至看见一群手捧鲜花的美貌女郎向自己走来了。吴佩孚很有礼貌地接过鲜花，又将她们留在身边，让记者们频频拍照。是幻觉么？不。他清楚地记得四年前，在自己面前确实出现过这种辉煌的场面的。

那时，吴佩孚不顾北京政府段祺瑞的禁令，毅然撤防北归。民众早已厌恶内战，吴佩孚的撤兵正符合了民众的愿望。当吴佩孚率部队乘坐军舰出湘江，越洞庭，入长江，直趋汉口时，数万民众聚集在长江两岸，吴佩孚站立船头，向民众挥手致意，两岸

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、鞭炮声和锣鼓声。吴佩孚高兴得整个身子象被欢呼的声浪抬了起来。是啊，在众人眼里，吴佩孚俨然成为革命将军了。难怪作为直系前辈的鄂督王占元对他也要敬畏三分了。在吴过汉时，主动为他筹办粮草，准备火车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吴佩孚将部队撤回到北边，皖系段祺瑞气得咬牙切齿。不久，爆发了直皖战争，吴佩孚一战胜皖。民国十一年，再战胜奉，吴佩孚将张作霖赶出山海关外。至此，直系一家控制了北京政府。吴的恩师曹錕以五千块大洋一张选票收买议员，当上总统，他则以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头衔驻军洛阳，日夜操练士兵。他打倒段祺瑞而又步其后尘，妄想以武力一统中国。因此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龙泉剑斩血汪洋，千里直趋黄河黄。”这时的吴佩孚，青云直上，意气骄盈，大有虎视中原，威加海内的架势。

在呜呜的松涛声中，回忆起他半生中成功的战绩，吴佩孚此刻灰冷的心境，并没有因此而沸热起来。相反，他觉得以往的成功，把今日的惨败映衬得更加鲜明。现在，不要说平生武力一统中国的宏愿难以实现，就是想在这茫茫的中华大地找一块安身落脚，收拾败将残兵的地方也难。鸡公山，这孤零零的鸡公山能是一个久留之地么？不要说山上地薄人稀，粮草奇缺，就是兵精粮足也不能老呆在鸡公山上！这次被国民军胡笠僧部驱赶着南逃，本想到武汉再作打算，没想到湖北督军肖耀南——还算亲信的部将竟派兵堵住武胜关，不让进入鄂境。想到这里，吴佩孚愤怒得连呼吸都急促起来。他想，要是胡笠僧这时率部围攻鸡公山，我这个只带了八百多人上山的大帅也插翅难逃啊！

这时，暮色四合，周围的山峦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暗影。吴佩孚的心境，就象这慢慢黑下来的天色一样，暗淡无光。他将龙泉

宝剑插入了剑鞘，微微低着头，在阳台上踱起步来。

忽然，系裤脚的缎带松垮了，一走拖得响，他立刻蹲下身子系紧了黑缎夹裤的裤脚。当他站起身来时，那双有些迷茫的大眼停留在紫色缎面夹袄上出神。他记得一个多月前，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兵，不正是穿着今天这身裤褂么？那时，在众将官面前，自己作为讨伐奉军张作霖的总司令，高声宣读着作战命令，是何等气派啊！

吴佩孚当时是下了一鼓荡平满洲的决心的。只要打败奉军，端掉劲敌张胡师的老巢，南方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也就不在话下了。那时，武力一统中国的壮举不就在自己手里完成了么？曹（锜）帅已年过花甲，贵体又欠安，这个总统的位置，要不了多久，我看……哈哈……他记得当时想到这里，确实是兴奋得笑过的。

他命令部队分三路进攻，每路有三、四万精兵。更有甚者，吴佩孚为了夺得胜利，光援军就组织了十路，以自己的内弟张福来任援军总指挥。这样的军事部署，可以说是周密详实，胜券在握的。

吴佩孚当时坐镇天津，指挥整个战争。就在他做着全胜的美梦时，一张电文，象一声惊雷，震得他心惊肉跳。电文报告：冯玉祥指挥的第三路军倒戈，在古北口率部南下向北京进发。

吴佩孚脸色紫涨，暴跳如雷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他还没有从狂怒中镇静下来，报丧的电文象雪片似地向他飞来。奉军得悉冯玉祥倒戈相向（发动北京政变，囚禁总统曹锜），士气顿时大振。直军看到后院起火，军无斗志，致使全线崩溃。吴佩孚急令山东派兵增援，没想到山东督军郑士琦宣布中立。吴佩孚在天津无法立足，只得逃到大沽。

眼睁睁看到自己全军覆没，他仰天长叹一声。最后不得不

绕道进入吴淞口，坐上“决川”舰沿长江逃至湖北汉口。

一阵秋夜的凉风袭来，使捧着龙泉宝剑出神的吴佩孚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。他抬起头来，仰望着浩渺的星空，使劲挥动着双臂，做了几个扩胸的动作，仿佛要驱除心中的忧闷似的。接着，他将手中的宝剑一扬，厉声喊道：

“卫兵！”

站在阳台远处，担任警戒的两个卫兵应声走了过来。一个卫兵接过了龙泉剑，一个卫兵将手中拿着的黄呢大衣披在了吴佩孚身上。

披上大衣，吴佩孚身上感到了一阵暖意。但他依旧慢慢地踱着步，没有下楼的意思。因为这座临时司令部的一楼住着二十多个团以下军官，二楼住着一些师旅长、参谋副官们。他不愿看见下属们愁眉苦脸，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样子。虽然当着面，一个个都强打着精神，竭力表示出对自己的忠诚。但他知道，下属们都有一肚苦水。怎么办呢？难道在这逆境中，我能给他们描绘出一幅美妙的前景么？

吴佩孚看两个卫兵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没动，便向他们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下去。此刻，他喜欢一个人独处。征战数十载，难得有这样的安静。他缓步朝南面的条石雕花栏杆走去。双手伏在栏杆上，朝南远眺着。虽然起伏的山峦已被黑暗吞没，远方漆黑一片，他却依然向南眺望。那双锐利的大眼中，分明流露出一种焦灼的期待。

一个穿着一身黄呢军装的高级军官走上阳台，快步走到吴佩孚身边说道：

“大帅，阳台上寒气很重，请早点下去安歇吧。”

吴佩孚没有答话，身子几乎动也未动一下。半晌，他突然问